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棲逸

宋王宏之不赴辟召，性好釣。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，宏之常垂綸於此。經過者不識之，或問：漁師得魚賣否？宏之曰：亦自不得，得亦不賣。日久，載魚入上虞，經郭視故門，各以一兩頭置門而去。宋何鑠心疾，無故害其妻王氏，坐法死。三子求，點，允，點以家禍絕婚宦，求隱虎邱山，允居若邪山雲門寺。世論以點為孝隱，允為小隱。又號點為大山，允為小山。亦曰東山兄弟，又曰何氏三高。

齊孔稚圭字德璋，不樂世務，居宅盛營山水，憑几獨酌，傍無雜事。門庭之內，草萊不剪，中有蛙鳴。或問之曰：欲為陳蕃乎？圭笑曰：我以此當兩部鼓吹，何必效蕃。王晏常鳴鼓吹候之，聞蛙鳴，曰：殊聒人耳。圭曰：我聽鼓吹，殆不及此。

陶淵明為彭澤令，郡遣督郵兒至縣，吏白應束帶見之，潛曰：我不能為五斗米，折腰向鄉里小兒。遂賦歸去來以遂志，嘗言：五六月北窗下，遇涼風暫至，自謂是羲皇上人。

宋宗少文好山水，愛遠遊，西陟荆巫，南登衡岳，因結宇衡山，懷向平之志。有疾還江陵，歎曰：老疾俱至，恐難遍睹名山。惟澄懷觀道，臥以游之。凡所游履，皆圖之於室，謂之曰：撫琴動操，欲令眾山皆響。古有金石弄，為諸桓所重。桓氏亡，其聲遂絕，惟少文傳焉。子測亦隱廬山，魚復侯子響厚遺贈遺，測曰：少有狂疾，尋山採藥，遠來至此。量腹而進松水，度形而衣薜蘿，淡然已足，豈容當此橫施？侍中王秀之尤欽慕之，乃令陸探微畫其形，與已相對。王儉雅重之，贈以蒲褥荀席。

宋周續之通五經五緯，號曰十經。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，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，陶淵明亦不應征命，謂之潯陽三隱。關康之世居京口，顏延年等十許人，當時名士，入山候之，見其散髮被黃布帔，席松葉，枕一塊白石而臥，了不相眄。延年等咨嗟而退，不敢乾也。臧榮緒亦隱京口，時號為二隱。臧自號被褐先生。

宋褚伯玉字元璩，有隱操，寡嗜慾，年十八，父為之娶婦，入前門，伯玉從後門出，遂往剡居瀑布山，性耐寒暑。時人比之三仲。都在山三十餘年，隔絕人物。王僧達為吳郡，苦要致之，邱珍孫與僧達書云：卻粒之輩，餐霞之人，乃可暫致，不宜久羈。僧達答云：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，古之逸人，或留慮兒女，或使華陰城市，而此子索然，惟朋松石，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。近故要其來此，冀慰日夜。比談討芝桂，借訪薜蘿，若已窺煙液，臨滄洲矣。

廬度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居，前有池養魚，皆名呼之，次第來取食乃去。後又會稽鍾山有姓蔡不知名隱山中，養鼠數千頭，呼來即來遣去即去，言語狂易，時謂之謫仙，不知所終。梁阮孝緒著高隱傳，上自炎黃，終於天監末，分為三品，言行超逸、名氏弗傳為上篇，始終不耗、姓名可錄為中篇，掛冠人世、棲心塵表為下篇。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要之，不赴，曰：非志驕富貴，但性畏廟堂。若使麋鹿可駘，何以異夫驥騅？

南嶽鄧先生名鬱，斷穀三十餘年，惟以澗水服雲母屑。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，乘雲而至，從少姬三十，並著絳紫羅繡袿裙，年皆十七八，色豔桃李，質勝瓊瑤。謂鬱曰：君有仙分，故來相尋。天監十四年，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，鼓翼鳴舞，移晷方去。鬱曰：期會至矣。是日無疾而終。山內惟聞香氣。武帝令作鄧元傳敘其事。

陶宏景字通明，幼有異操，終身不娶。得葛洪神仙傳，晝夜研尋，便有養生之志。謂人曰：仰青雲，觀白日，不為遠矣。以茅山為金陵華陽之天，乃中山立館，自號華陽陶隱居。人間書札，以隱居代名。特愛松風，庭院皆植松，每聞其響，欣然為樂。梁武帝手敕招之，不出，惟畫兩牛，一牛散放水草之間，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。

梁劉慧斐張孝秀居東林寺，慧斐於山北構一園，名離垢園，時人號為離垢先生。論者自遠法師後將二百年，始有張劉之盛矣。

周韋瓊所居之宅，環帶林泉，對玩琴書，蕭然自逸。文帝貽之以詩，敕有司曰：給河東酒一升。號之曰逍遙公，時人號為居士焉。

唐時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，沉浮人間。竇軌在益州召見，遺以衣服，逼為卿正。桃椎口竟無言，棄衣於地而走，逃入山中，結庵澗曲。夏則裸形，冬則緝樹皮自覆。每為芒履，置之於路，人見之者曰：朱居士之履也。為糞米置本處。桃椎至夕取之，不與人相見。高士廉鎮蜀以禮致之，及至降階與語，桃椎不答，直視而去。士廉每令存問，桃椎見使者，輒入林自匿。

郗純為諫議大夫，與元載不合，退歸東洛，自號伊川田父。清名高節，傳於天下。

孔巢父韓准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同隱徂徠山，號竹溪六逸。白又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。

王龜字大年，起之子也。起第在永福里，龜意在人外，倦接朋游，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，吟嘯其間，號半隱亭。從起河中，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，與山人道士游，朔望一還府第，後人目為郎君谷。起保釐東周，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。起鎮興元，龜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，每浮舟而往。其閒逸如此，後為浙東觀察使，為賊所害。

武氏熾盛，惟安平郡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，以琴書藥餌為務。中宗即位，以安車備禮征之，攸緒應召至都，又歸山中。及三思延秀構逆諸武，多坐誅戮，惟攸緒不預其禍。睿宗即位，又令人安慰之。開元二年，攸緒請居廬山，制不許，敕州縣數加存問，勿令外人侵擾。十一年卒，年六十九。

崔咸，銳之子也。銳在澤潞，有道人自稱盧老，銳館之於家，一旦辭去，且曰：我死當為君子。因指口下黑子為志。及生成，果有黑子，其形神即盧老也。銳以盧老字之。咸既冠，棲心高尚，志於林壑，往往獨游南山，經時方還。尤長於歌詩，或風景晴明，花朝月夕，朗吟意愜，必悽愴沾襟。旨趣高奇，名流嗟悒。

司空圖，唐昭宗時見紀綱大壞，深惟出不如處，乃稱疾不起。梁將篡唐，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，詔圖入朝。圖懼誅，力疾至洛陽，指趣山野，墜笏失儀，得放還山。圖墅在中條山王官谷，泉石林亭，頗稱幽棲之志。日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，作休休亭記。又為耐辱居士歌，題於東北楹。既脫柳璨之禍，乃預為壽藏，故人來引之壙中，賦詩飲酒，曰：非止暫游此中也。布衣鳩杖出，則以女僕鸞台自隨。歲時村社雩賽祠禱圖，必造之，與野老同席，曾無傲色。

張果隱於中條山，元宗召至禁中，邢和璞推之，懵然不知其甲子。師夜光善視鬼，與果並坐，而不能見。元宗謂高力士曰：吾聞飲董汁無苦者，真奇士也。會天寒，以董汁飲果，果引三卮，醺然如醉，曰：非佳酒也。引鏡視齒焦黑矣。以鐵如意擊齒，藏於帶中，乃以紅藥傅斷就寢。良久，齒皆生，粲然潔白。後入恒山，不知所之。

田游岩，母妻俱有方外之志，入箕山，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，自稱許由東鄰。高宗幸嵩山，親勞之。游岩曰：臣泉石膏肓，煙霞痼疾。既逢聖代，幸得逍遙。出仕宦，坐與裴炎交結，放還山。

咸亨初，史德義隱居虎邱山，以琴書自適，或騎牛帶瓢出入東市，號為逸人。文昌左丞周興薦之，征為朝散大夫。周興被誅，亦放歸邱壑。

王遠知，其母晝寢，夢靈鳳集其身，因而有娠。又聞腹中啼聲，寶志曰：「生子當為神仙宗伯也。」遠知初入茅山，師陶宏景。煬帝為晉王，召見之，斯須鬢髮變為鬚，晉王懼而遣之。太宗平王世充，與房玄齡微服謁之，遠知迎謂曰：「此中有聖人，得非秦王乎？」太宗以實告，遠知曰：「方作太平天子，願自惜也。」太宗登極，將加重位，固請還茅山。謂弟子潘師正曰：「吾見仙格，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，不得白日昇天。見署少室伯。」翌日卒，年一百二十六歲。

潘師正召嵩山逍遙谷服松葉飲水而已。高宗召見，問山中所須，師正對曰：「所須松樹清泉，山中不乏。」

楊國忠方盛，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，曰：見之，富貴立可圖。彖曰：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，吾以為冰山爾！若皎日既出，君輩得無失所恃乎？遂隱居嵩山。

後唐許寂字閒之，棲四明山，不干時譽。莊宗召對於內殿，方與伶人調品鬻策，事訖方命坐，賜湯果，問易義。寂退謂人曰：君好淫聲，不在政矣。尋請還山，寓居江陵，茹芝絕粒。後為蜀相，與王衍俱徙於東。致政居洛，時叔已年高，精采猶健。衝漠寡言，時獨語云：可怪可怪。人莫知其際。

石晉鄭雲叟本名遨，棄家入少室山。聞西嶽有玉粒松脂淪入地，千歲化為藥，能去三屍，因居華陰，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。時人目為三高士。道殷有釣魚之術，鉤而不餌，又能化石為金，無所不至。雲叟目擊其事，而不求。